

策 股

法



张相平 著

“圆” 词族 系统性研究

Yuancizu
Xitongxing Yanjiu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策 駝

駝



廐

张相平 著

“圆” 词族 系统性研究

Yuancizu
Xitongxing Yanjiu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圆”词族系统性研究/张相平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668 - 0225 - 5

I. ①圆… II. ①张… III. ①汉语—词源学—研究
IV. ①H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1972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85 千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

定 价: 22.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汉语同族词的研究在基础理论与方法论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就汉语词源的探索而言，仍是一个较少人涉足、相对薄弱的领域。若干单个词语语源的考求，固然可以窥知汉语词语的某些演变轨迹，但这样很难了解汉语词汇的宏观动态。当今同族词的研究不再把汉语词语看做孤立的原子，而是借助词语之间的音义联系，通过探索一系列词语的孳衍路径，映现词汇系统的运动变化。但是，语音和词义的变化都受制于历史时段和历史地理人文环境，某种语音的转变，一定有引起转变的条件，而且一定的语音转变只发生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和一定的地理环境，这就使同族词的研究工作具有相当高的难度。因此，语音的系联如果没有明确的时代限制，没有说明音变发生的具体地域和条件，词族的建立便缺乏客观的科学性。不同时代的训诂材料如果用来论述某一特定时代的词义特征，同样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不只是同族词研究需要认真考究的问题，而且也是所有汉语研究者必须共同面对的严肃课题。

本书作者对“圆”词族的探索，突破了单个词语语源研究的局限，以谐声偏旁为基点，系联了“圆、转”、“运转”、“弯曲、屈曲”义等二十个词群，揭示了词群之间远近不同的层次关系与语义联系，注意到词源义与词汇义的区别，特别强调同族词的研究要有系统的理念，对汉语同族词的理论建设作出了贡献。

在对具体单音词词源义的探求过程中，作者考察出“穷”、“极”、“究”虽同属一个词族，但其得名并不在同一意义层次上。王力虽指出了“穷”、“极”词汇意义的一致，但并未究其词源义。又如以“票”为声符的一群同族词均含“迅疾”、“轻

急”的词义，此乃“旋转”动作在速度上的表现。王力认为其语源义为“风”、“飞”，是把词汇义等同于词源义。对词源义与词汇义的严格鉴别，是词语是否同属一族的分水岭。这不能不认为是在实践上与方法论上对同族词研究作出的贡献。

本书作者负笈从余长达六年，刻苦勤敏，对学问孜孜以求。今以其博士学位论文修订稿质诸并世大方，必可广获教益，学问日新。

是为序。

李国正

2011年12月11日

于马来西亚拉曼大学金宝校区中文系 G009 室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 论	1
一、目的、任务	1
二、同族词音义关系判断依据	1
第二章 词族概说	3
一、词族及其相关概念	3
二、系联同族词的方法	5
第三章 “圆” 词族系统构拟	15
一、圆、转义	15
二、运转义	64
三、满、充足义	68
四、弯曲、屈曲义	73
五、(挖) 洞孔、空义	93
六、穿、通义	118
七、团聚、郁积义	124
八、厚密、多义	148
九、干、熟义	151
十、钝、厚重义	153
十一、止、专义	157
十二、遍同、全义	163
十三、美好义	166

十四、凸起、高大义	169
十五、缠绕、束缚义	179
十六、紧、坚硬义	184
十七、区域、范围义	186
十八、短小义	191
十九、迅疾、轻急义	195
二十、混沌、蒙昧义	199
 第四章 结 语	 204
 参考文献	 210

第一章 绪 论

一、目的、任务

本书在汉语语源研究的基础上，对“圆”词族进行构组，考察和分析“圆”词族的语音关系和语义关系，为词族的系联研究做些基础性工作。

我们所做的具体工作主要有以下两点：

(1) 以《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作为主要语料来源，辅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等典籍，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以谐声偏旁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系联有着相同“圆”构词理据的词语，所系词语限于单音节词。

(2) 努力探求“圆”词源义的派生层次，系联“圆、转”、“弯曲、屈曲”等二十个词群，并按照彼此的孳衍关系，汇总成“圆”词族。

二、同族词音义关系判断依据

语音方面，充分利用谐声和其他保存在传统训诂文本中的语音材料，同时参照古音的研究成果。本书采用王力先生的上古音系及音转条例作为分析语音关系的参照，具体字的声韵归属依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未收之字根据谐声偏旁推定。现将王力先生在《同源字典·同源字论》中所定的声韵表录于下：

表 1-1 纽表

喉		影						
牙		见	溪	群	疑		晓	匣
舌	舌头	端	透	定	泥	来		
	舌面	照	穿	神	日	喻	审	禅
齿	正齿	庄	初	床			山	俟
	齿头	精	清	从			心	邪
唇		帮	滂	并	明			

表 1-2 韵表

甲类	之	支	鱼	侯	宵	幽
	职	锡	铎	屋	沃	觉
	蒸	耕	阳	东		冬
乙类	微	脂	歌			
	物	质	月			
	文	真	元			
丙类	缉		盍			
	侵		谈			

(冬部依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从侵部分出, 作为跟幽部、觉部配的阳声韵)

语义即词源义方面, 利用古代的训诂材料, 类聚可能有着相同构词理据的词语, 通过义素分析的方法^①, 透过表层的词汇意义, 努力探求隐含在深层的词源意义。

① 王宁首次运用义素分析法探求单音节派生词的造词理据, 详参王宁:《训诂学原理》,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48~152 页。

第二章 词族概说

一、词族及其相关概念

词语在语言运用中不断发生变异，孳乳派生，从而产生了新词。而同族词就是指一种语言内部有着同一来源、在同一个意义层次上的词语，这些词语同出一源，因此在声音和意义上多相同或相关。在汉语语源学研究领域，指称具有同一来源的词，还有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术语，就是“同源词”，见张世禄（1984）《汉语同源词的孳乳》^①、严廷德（1989）《同源词管窥》^②、王蕴智（1993）《同源字、同源词说辨》^③等。但“同源词”原属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范畴，指同一语系中具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之间在发生学上存在着音义对应关系的词。用一种术语来指称两种不同的“同源”概念，容易引起混淆^④。因此，为了与历史比较语源学的“同源词”区分开来，我们将汉语中有同一来源的词称为“同族词”^⑤。

一个语源在孳衍派生中，分化出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的意义层次，在每一个意义层次上类聚了为数不等的同族词群体，我们称

① 张世禄：《汉语同源词的孳乳》，见《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529页。

② 严廷德：《同源词管窥》，载《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③ 王蕴智：《同源字、同源词说辨》，载《古汉语研究》1993年第2期。

④ 董为光：《汉语侗台语语源联系举例》，载《语言研究》1984年第2期。

⑤ 张博（2003）将“同族词”定义为“新词与所由孳生的原词以及新词与新词之间具有源流族属关系，我们称之为同族词”（《汉语同族词的系统性与验证方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页）。

作词群。如“𡗗、宛、苑、琬、婉、琰、怨”等词，有着相同的声符“𡗗”，语音相同或相近，在意义上辗转派生出如下相关意义层次：

(1) 圆：琬，《说文》：“圭首琬者。从玉宛声。”《周礼·考工记·玉人》：“琬圭九寸而缫。”郑玄注：“琬，犹圆也，王使之瑞节也。”（元）方回《石氏四子名字说》：“盖琬圭之首圆，其象仁，第三子庆源，欲名曰石琬，字德玉。”琬，《玉篇·豆部》：“琬，豆名，夏收者。”（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谷三·豌豆》：“胡豆，豌豆也。其苗柔弱宛宛，故得琬名。”“琬”作为一种豆，其命名之由当取于其外在圆状形态。将“琬”得名缘于豆苗“柔弱宛宛”，恐未妥。

(2) 曲：“圆”、“曲”状相通。𡗗，《说文》：“转卧也。”《广雅·释言》：“𡗗，转也。”冤，《说文》：“冤，屈也。”《广雅·释言》：“枉也。”腕，手臂与手掌相连可弯曲之处。《释名·释形体》：“腕，宛也，言可宛屈也。”

(3) 范围：圆转、弯曲在地理上形成一个范围，可引申出“区域、范围”义。苑，《说文》：“所以养禽兽圉也。”（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以下简称《定声》）：“《字林》：‘林有垣曰苑。’”《一切经音义》卷一九：“有垣曰苑。”

(4) 郁积：圆曲向里表现为“团聚”状，由此引申出“团聚”、“郁积”义。怨，《说文》：“恚也。从心𡗗声。”《礼记·礼器》：“故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

(5) 美好：古人崇“圆”，以“圆”为美，故由“圆”可引申为“美好”义。婉，《说文》：“婉，顺也。”《诗·邶风·新台》：“燕婉之求，籛籛不鲜。”毛亨传：“婉，顺也。”“心顺”即“心善”、“心灵美好”。字亦作“嫵”，《史记·司马相如传》：“靓庄刻饬，便嫵嫵婢约，柔桡嫵嫵。”张揖曰：“嫵嫵，犹婉婉也。”

在每个意义层次上，这些词语又可以类聚其他的同族词，构

成一个个词群，而这些词群按照彼此的联系，组合成一个大的族群，就是词族。但是语源研究是一项逆推性的工作，在构拟同族词时，只能从其特征——音近义通——去反推词语之间的族属关系，同时古音系统拟测和词义分析可能会出现的偏差，决定了词族构组的相对准确性。

二、系联同族词的方法

词族是由单个的同族词构成的，因此构组词族，首先要判定和系联同族词。基于联想基础上的词语分化，在语音和语义上与源词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联系，因此同族词的判定和系联要借助音义相同相近的特点来把握。但是在同族词的构组过程中，特别是在考察语音关系时，有个无法回避而不得不面对的致命缺陷，那就是在共时系统中看待历时问题。所以，如果系联的词语达到一定数量时，语音关系在一个平面上就表现为“无所不转”。这时，汉语词源学就像一个表面有着迷人光环的陷阱，吸引着人们，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无法解释复杂的语音关系，只好死守语音条例，进行原子式研究，肢解词族关系。因此，尽管从最初先秦时期的随文声训算起，人们对汉语语源的探求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有规模的词族研究寥寥无几，目前所知的有程瑶田《果羸转语记》^①、蔡凤圻《混沌——〈语源〉初稿之一节》^②、刘又辛《释“籛籛”》^③，而且所收词语均限于双音节词领域。

但是，理论上，词族又是存在的，我们利用各种材料通过音义关系是可以做到词族构组的。语音方面，利用谐声偏旁和其他古代的语音材料，发现并证明词语的语音流转关系，同时参照已

① 程瑶田：《果羸转语记》，载《安徽丛书》1934年第2期。

② 蔡凤圻：《混沌——〈语源〉初稿之一节》，载《说文月刊》1941年第2卷第11期。

③ 刘又辛：《释“籛籛”》，载《语言研究》1984年第1期。

构拟的古音系统；语义即词源义方面，利用谐声寓意特点及古代的训诂材料，努力透过词汇意义探求隐含的词源意义。声符载义，是语源义在字形上的体现，它使同族词的系联具有了目治的可操作性。所以，在词族的构组过程中，我们应重视谐声系统的价值，将据声符系联与据音系联结合起来，以谐声偏旁为起点，在此基础上系联其他不同谐声偏旁的词语。音、义这两方面的协同，在同族词判定过程中应二者并重，缺少其中的一方都不能对同族词作出判断，这也是判定同族词的基本原则。

（一）语音方面

同族词音近的判定要依靠语音系统，而根据《诗经》和《楚辞》用韵及《说文》谐声偏旁建立起来的周秦时代的先秦语音系统，各家的构拟不一致，特别是声母系统存在很大的分歧，这必然会影响到语音关系的判定。如王力先生所构拟的上古声母系统没有复辅音，但在处理“黑”、“墨”这对同族词时，他拟了一个复辅音“mx”，说：“‘黑’的古音可能是mxək，故与‘墨’mək同源。”^①《说文》：“墨，书墨也。从土，从黑，黑亦声。”“黑”、“墨”意义相关，皆为古职部字，又有谐声关系，源流显而易见，而依王力先生构拟的上古声母系统和韵转条例，“黑”，晓纽喉音，“墨”，明纽唇音，二者相去甚远，唇、喉相通于音理难以解释。对“音近”的标准，语源学家制定了韵母“旁转”、“对转”、“旁对转”、“通转”等一些条例，但是在一个韵图上，这样转，那样转，转来转去，结果是无所不转。有学者^②对同族词的语音关系进行考察，发现喉音与牙音、齿音、舌音、唇音都相

①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3页。

② 孟蓬生：《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9~154页。

通，唇音与牙音、舌音相通，舌音与齿音相通，牙音与舌音、齿音相通。声纽的发音部位总共就喉、牙、舌、齿、唇这几个，结果是与韵转条例一样变得通来通去。王宁在《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几个问题》^①一文中指出，“词的同源关系以音近为必要条件，判断音近必须运用历史语音学的研究成果。可是，判断同源词的音近关系谈何容易”，并提出四个原因：①“音近”概念模糊；②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都带有一定的“假说”性质；③同源孳生呈网络状，演变层次越多，距离越远，难保音近；④个别词音变化含偶然因素。这样，同族词的语音关系就成了一个必须面对但又让人迷惑的问题，可是只要是研究语源，这个问题就绕不过去。

如前面所说，源词的派生，不是一时一地发生的，而是具有历史层次性的。直接派生的词语之间，语音关系肯定是相近的，但经过许多层次的派生后，在语音上就会出现较大区别的可能。这似乎出现了难以解决的矛盾：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说，词族经过漫长时间的源流衍化，首尾两头的词语之间在语音上出现较大差异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依托现有构拟的语音系统难以将这种变化描述出来。问题就在于前者是历时的，顺流而下，而后者是平面的且是构拟的，既不能顺流又不能逆流，对有着明显同源关系而语音差异较大的词语无法用系统的条例解释，所以就容易陷人于迷雾之阵。因此，构拟的语音系统只能作为判定同族词在某个时代语音关系的参照，而不是作为标准来执行。

除了参照语音系统，还可以利用谐声和其他古代的语音材料对语音关系进行判定和验证。谐声偏旁是汉语语音在字形上的渗透，是汉字跟词语孳乳一致性的表现，对系联同族词有着重要的提示和验证作用。利用谐声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不受语音系

^① 王宁：《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几个问题》，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统的时代性限制，系联不同时期的词语。“周秦时代是汉语词汇派生的高峰，在纷繁的派生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同源词。”^①王力（1982）指出，“（同源字）必须以先秦古音为依据，因为同源字的形成，绝大多数是上古的事了”^②。因此，就目前词源研究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是以上古语音系统作为依据来判定语音关系。但是不可否认，有些词语的分化在后代继续行进，所以单靠上古语音系统无法将后期分化的词语囊括在内，而谐声偏旁在字形上很好地保留了彼此之间的语音关系，不受语音系统的时代限制。如“裘”、“逖”、“救”、“菜”、“棣”、“赅”、“掾”、“殍”、“球”、“策”、“觥”，同谐“求”声，意义分属“圆”（裘、菜、棣、策、球）、“曲”（觥）、“聚”（逖、赅、掾）、“止”（救、殍）等层次，义相关联。从现有的传世典籍来看，“裘”、“逖”、“救”、“菜”、“棣”、“赅”、“掾”在先秦就已经出现，“殍”、“球”、“策”、“觥”则出现在中古时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依据声符“求”这个语音线索将其系联起来。另外，在训诂中出现的语音材料对语音关系也会起到很好的判定和验证功能。这些语音材料包括假借和声训术语，如“读若”、“读为”、“之言”等，通过这些语音材料，我们可以把谐声偏旁不同而语音相关的词语辗转系联起来，如老子《道德经》：“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下简称《释文》）：“河上本作𡗗，一作𡗘。𡗗、𡗘皆卵字。”“𡗘”、“全”为“卵”的假借字。又如《说文》：“𡗗，深通川也，从谷从𠂔。𠂔，残地坑坎意也。𡗗，古文𡗗。《虞书》曰：‘𡗗畎浍距川。’”（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据《韵会》改为“从𠂔、谷，𠂔，残也。谷，坑坎意也。”）今传《虞书》中“𡗗”写作“浚”，夔公盃铭文中

① 王宁：《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几个问题》，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② 王力：《同源字典·同源字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写作“𩇛”，字从“𩇛”从“川”从“〇”（“圆”的初文）。裘锡圭^①认为，“‘𩇛’所从的‘圆’之初文，应是加注的音符”。又，趣，《说文》：“走兒，从走𩇛声，读若紉。”《说文》：“齐人谓雷为𩇛。从雨員声，一曰云转起也。读若昆。”《说文》：“汙，转流也。读若混。”《周礼·考工记》：“器中膊，豆中县。膊崇四尺，方四寸。”郑玄注：“膊读如‘车轮’之轆。”“圆”、“𩇛”同谐“员”声，“浚”、“腴”同谐“爰”声，“浚”、“𩇛”同谐“睿”声，“膊”从“专”声，如此一来，经过一番辗转相系后，可以判断“浚”、“𩇛”、“紉”、“圆”、“𩇛”、“浚”、“腴”、“混”、“汙”、“全”、“卵”、“膊”语音相关联。

谐声及其他语音材料让我们在不知具体语音的情况下，就可以判断并验证词语的语音是否存在流转的关系。但并不是所有的词语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语音数据，所以我们还必须以古音的研究成果作为参照，更好地说明语音关系。

（二）语义方面

义通是指词源意义相通。词源意义也叫构词理据、词的内部形式，是从发生学角度确定词的命名依据。早在东汉时期，刘熙在《释名·序》中指出：“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他将词源意义称为“义类”，已明确认识到同族词在构词理据上的类聚性。

词源义不同于词汇意义，“词汇意义指的是语言的词的概括意义，它是词汇学的研究对象。词源义指的是同源词在滋生过程中由词根（或称语根）带给同族词或由源词直接带给派生词的构

^① 裘锡圭：《殷虚书契考释》，载《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词理据，它是词源学的研究对象”^①。词源义隐含在词的意义深层，而词汇意义是词语行使交际功能的使用意义，处于词的意义表层。如“秋”、“擎”、“愁”、“湫”、“蹇”的词汇意义分别是“禾谷熟”，“束、聚”，“忧”，“潭、渊”，“井壁”，具体指向区别甚大，彼此之间没有相同的关系，但是在意义的深层，它们都有“团聚”（“禾谷熟”，乃收成之时）的词义特点。这个共同的特点并不直接显现，因为其对语言的交际没有什么影响，人们知道其表层的使用意义就可以了，这就是“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的原因所在。有些词语表层的词汇意义相同，而词源义却不同，如“境”、“界”皆表“边境”义，是其词汇意义，但“境”得名于“止、尽”义，“界”则得名于“处中间而分”义，故可以说“分界点”、“分界”，却不能说“分境点”、“分境”。可见，词源义只是词语的某个词义特点，居于义素层次。由于词源义的隐蔽性，在语源研究的实际操作中，人们容易混淆词源义与词汇意义，以词汇意义取代词源义。王力在《同源字论》里曾明确提出，“判断同源字，主要是根据古代的训诂。有互训，有同训，有通训，有声训”，“同源字必然是同义词，或意义相关的词”，^②混淆了词汇意义和词源意义。后来有学者对这种做法提出批评：“在现代，用词汇意义取代词源意义来探讨同源关系，在一些有关汉语词源问题的论著中，还很严重地存在着。”^③如《同源字典》“阳部见母”下，就将“境”、“界”共同的词汇意义“边境”义等同于其词源意义，把二者系为同源关系。^④

词源义是通过族词类聚关系体现出来的，许慎正是注意到

① 王宁、黄易青：《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论析》，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② 王力：《同源字典·同源字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

③ 王宁、黄易青：《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论析》，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④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44页。